

法捷耶夫著 水太譯

青年近衛軍



А. Фадеев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時代書報出版社

А. Фадеев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Шанхай

Эпоха

1948

2-ое издание

青 年 近 衛 軍

著 作 者	法 捷 耶 夫
翻 譯 者	水 夫
發 行 者	羅 果 夫
總 經 售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社

上海吳江路六十號 電話三七五一
電報掛號：ЕРОСНРУВСО (五七〇〇四四)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四八年六月再版

法捷耶夫著

(А. Фадеев)

青年近衛軍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水 夫 譯

上 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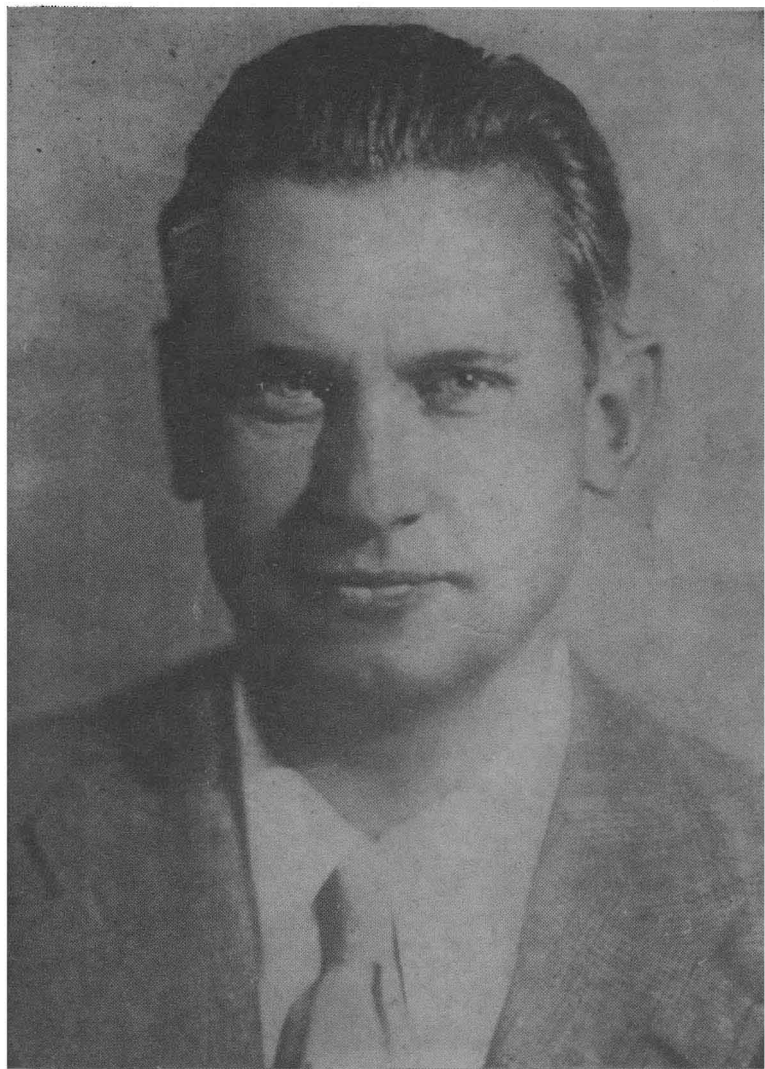
時代書報出版社

Шанхай

Эпоха

1948

本書插圖作者——B. 席洛夫



本書作者法捷耶夫像



前進吧，迎着朝霞，鬥爭中的同志！
我們替自己鋪路，用霰彈和槍刺……
使勞動變成宇宙主，
使它熔大家為一家。
戰鬥吧，工農的青年近衛軍。

——青年歌

第 一 章

『不，你祇要看一看，華麗雅（Валя），這是什麼奇蹟！美極了！彷彿是雕像，但用的却是多神奇的材料啊！它不是大理石的，不是雪花石膏的，而是活的，但是多陰冷啊！多細巧，多溫存的工作啊，——人的手也許永遠做不到這樣。你瞧，它就在水裏，潔淨、端莊、冷靜……這是它在水裏的映影，——甚至很難說，其中那一枝更美。還有色彩

「你瞧，你瞧，它不是白的，就說它是白的吧，不過有多少的襯色啊——淡黃的，淡玫瑰色的，天藍的，內部呢，帶着這種水氣，它是珍珠一般的，簡直耀眼欲花，——人世間是連這種顏色，連這種名字也沒有的！……」

說這話的是一個從柳叢探身到河邊的姑娘，她的烏黑的髮辮作波浪形，她穿着雪白的上衣，長着一對這樣美麗的，由於突然從內部湧出的強烈之光而張得太大的，溫潤的烏黑的眼睛，以致她自己就很像這一枝反映在暗色的水裏的百合。

「竟有時間欣賞，你這妙人，鄔麗亞（Уля），真的！」另一個姑娘華麗雅隨着她把顴骨略嫌過高，鼻子稍微有點下塌，但却以其嬌豔的青春與親切顯得非常可愛的臉孔探到河邊，回答她道。接着，並不望一眼百合，不安地用目光在岸上搜尋了一會她們的女伴，她們就是從這些女伴那裏奪圍出來的：「噢！……」

「噢……噢……嗚！……」回答的各種聲音就在近旁。

「你們到這裏來！……鄔麗亞找到了一枝百合，」華麗雅親昵地但又最笑地瞅了一眼女伴，說道。

這時重又聽見了像遠處打雷的回聲一樣的滾滾砲轟——這是從西北方，從伏羅希洛夫格勒（Ворошиловград）城下傳來的。

「又來了！」

「又來了……」鄔麗亞無聲地重複了一聲，那如此有力地從她眼睛裏湧出的光芒熄滅了。

「真的他們這一次會衝過來嗎！我的天哪！」華麗雅說。「你記得嗎，我們去年怎樣熬過的？一切都安渡過去了！但是去年他們沒有衝得這麼近。你聽見嗎，有什麼東西崩坍了？」

她們沉默了一會，傾聽着。

「當我聽見這個，看見這樣明朗的天，看見樹枝，腳下的草，覺得太陽在曬着草，草發出可口的香味，我就變得這樣的痛苦，彷彿這一切都已經永遠，永遠離我而去了，」鄔麗亞用激動의胸音說着。「似乎，由於這次戰爭，心變得這樣的硬，你已經教會它別放什麼能够軟化它的東西進去，結果却突然衝出了這樣的愛，這樣的對一切的憐惜！……你可知道，這件事我祇能對你講。」

她們的臉在樹葉中間靠得這麼近，她們的呼吸都混和起來了，她們互相眼望着眼。華麗雅的眼睛是光亮的，仁善的，大張着的，它們溫順地，尊崇地迎着女伴的目光。鄔麗亞的眼睛呢，是太大的，灰褐色的，簡直不是俗眼，而是一對神睛，長着長長的睫毛，奶色的眼白，烏黑的神祕的瞳仁，似乎，從這對瞳仁的深處又流出這一溫潤而強烈的光芒。

遠方的隆隆的排砲聲，甚至在這裏，在河的低處，也引起樹葉的輕微抖動，每一陣都在姑娘們的臉上映出了不安的影子。但是她們全部的精神力量却都集中於她們所談論的事情。

『你記得嗎，昨天晚上在草原裏多好啊，記得嗎？』鄔麗亞壓低聲音問道。

『記得的，』華麗雅低聲說道。『這一落日。你記得嗎？』

『是的，不錯……你知道嗎，大家都罵我們的草原，都說，它是枯燥乏味的，赤澄澄的，全是丘陵，彷彿它是沒有棲身之地的，可是我喜歡它。我記得，當媽媽還健康的時候，她在瓜田裏工作，我呢，還完全是一個小孩子，仰躺着，高高的望着，我在想，我能够望得多高，明白嗎，要望到最高的地方？昨天我覺得這樣的痛苦，當我們望着落日，後來是望着這些汗濕的馬，大砲，軍用車，望着傷兵……紅軍戰鬥員走着，是這樣的受盡磨折，滿身塵土。我突然這樣深信地明白，這絕不是什麼調遣，而是進行着可怕的，是的，正是可怕的撤退。因此他們連正眼都不敢望，你察覺了嗎？』

華麗雅默默地點了點頭。

『我一望這個我們在那裏曾唱過多少歌的草原，一望這落日，我就忍不住要流淚。你常常看見我在哭嗎？你可記得天黑下來的時候嗎？……他們不斷在暮色裏走着，走着，還有老是這一洪洪聲，地平綫上的火星和紅光，——大概是在羅文基(Ровеньки)，——還有這樣沉重的，紫紅的落日。你可知道，我在世界上什麼都不怕，我不怕任何鬥爭，困難，磨折，祇要能够知道怎麼樣去行動。有一種可怕的東西掛在我們的心上，』鄔麗亞說，陰沉的，朦朧的火光把她的雙睛鍍上了金色。

『過去我們生活得多好啊，是不是，鄔列奇卡(Улечка)？』

⊖ 鄔列奇卡——鄔麗亞的暱稱。

華麗雅眼睛裏湧出淚水，說道。

『所有世界上的人都能夠生活得好好的，祇要他們願望，祇要他們懂得！』鄔麗亞說。『但是怎麼辦呢，怎麼辦呢！』她用完全兩樣的，孩子般的聲音吟出這幾個字，她的眼睛裏閃了閃頑皮的表情。

她迅速地脫去了穿在赤腳上的鞋子，用狹狹的晒得發黑的手掌拾起暗色的裙子的邊緣，勇敢地跨進了水。

『女孩子們，看百合啊！……』一個從矮樹叢裏跳出來的姑娘叫了一聲，她是一個瘦瘦的，像蘆葦一樣柔韌的姑娘，長着一對稚氣的，拚命的眼睛。『不，這是我的！』她尖叫起來，接着，以一個陡速的動作用雙手提起裙子，幌了一幌黧黑的赤腳，跳進了水，把自己和鄔麗亞濺了一身琥珀色的水沫。『噢，這麼深！』她笑着說，一只腳插進了水草裏，於是就後退了一步。

姑娘們——她們還有六個人——熙熙嚶嚶地湧到了岸上。她們大家，像鄔麗亞，華麗雅和剛跳入水的瘦瘦的姑娘莎霞(Саша)一樣，都繫着短裙子，穿着普通的上衣。頓聶茨(Донец)的炙熱的風和灼燒着的太陽彷彿故意襯出每一個姑娘的膚色，有一個被鍍成了金色，另一個被染成了褐色，再有一個的手，腳，臉和頭直到肩胛骨都像在火盤裏被冶鍊過一樣。

像世界上所有的姑娘一樣，當她們聚了兩個以上的人，她們就會不聽別人地談論着，這樣的響，這樣的拚命，用這樣高的，響澈的音調，彷彿她們所說的一切都已經是最後的話，彷彿這該由全世界知道，聽到一般。

『……他張着降落傘跳，真的！這樣的漂亮，鬚髮，白皙，眼睛就像鈕扣一樣！』

『我不能做看護，真的，我非常怕血！』

『難道會丟掉我們嗎，你怎麼可以這樣說，這不可能的！』

『噢，多美的百合！』

『瑪伊葉奇卡(Майечка)，你這小茨岡，要是丟下了我們怎麼樣呢？』

『你瞧，莎希卡(Сашка)，莎希卡！……』

『一下子就愛上了，你這傢伙！』

『鄔麗卡（Улька）^②，怪人，你爬到那兒去？』

『該死的，還會淹死哩！…』

她們用那對頓巴斯（Донбасс）是特徵的，混雜的，有點粗野的方言說話，這種方言是由俄羅斯中央縣份的語言和烏克蘭的民間語言，頓河的哥薩克方言以及亞速夫海港——馬里烏波爾（Мариуполь），大岡洛格（Таганрог），頓河羅斯托夫（Ростов-на-Дону）——的談話體交融而成的。但是祇要經姑娘們一說——全世界都是如此——，一切出自她們的口就都變得可愛了。

『鄔列奇卡，我的寶貝，它幹麼向你投降？』華麗雅說，一面用那對和善的，張得大大的眼睛不安地望着不僅是女伴的曬得蠟紅的小腿，即是雪白的渾圓的膝蓋也陷進了水中。

鄔麗亞小心地用一只腳探摸着長着水草的河底，把衣裾提得更高些，結果她的黑色的短褲的邊緣都看得出來了。她再跨上一步，把她的修長的勻稱的軀體用力彎下去，一只空着的手就夾住了百合。一根有着柔軟的編過的尾端的重重的黑辮落到了水中，漂浮着，但是在這一剎那間，鄔麗亞僅用手指做了最後一次的努力，就把百合和長長的莖一起拔了起來。

『能幹，鄔麗卡！你這一行動簡直可以獲得聯邦英雄的稱號……不是全蘇維埃聯邦的，而是畢爾伏馬伊卡（Первомайка）鑛山來的大胆的姑娘團的英雄！』莎霞站在深及小腿的水裏，對女伴圓睜着孩子般的褐色的眼睛，說道。『把花給我！』於是她把裙子塞進了雙膝之間，用她的靈活的纖細的手指把百合插進鄔麗亞的烏黑的，在兩鬢和髮辮的地方捲得很高的頭髮裏。『噢，你戴着多適配啊，簡直使人嫉妒！……等一等，』她突然說，抬起了頭傾聽着。『什麼地方在撥動……聽見嗎，姑娘們？瞧這該死的！……』

莎霞和鄔麗亞很快地爬上了岸。

所有的姑娘們都抬起了頭，傾聽着斷斷續續的，一會兒尖細的，蜂鳴似的，一會兒低沉的，嗚嗚的轟響，努力在灼燒得白熱的天空裏辨別着飛機。

『不祇一只，有整整三只呢！』

② 鄔麗卡——亦係鄔麗亞的暱稱。

『什麼地方，什麼地方？我什麼都看不見……』

『我也沒有看見，我是根據聲音聽出來的……』

摩托的震動的聲音一會兒融合成一種高懸着的雷鳴的隆隆聲，一會兒又分散成單獨的，響澈的或是低沉的轟響着的音浪。飛機已經在頭上的什麼地方營營着，雖然看不見它們，但是那由於它們的翼膀而生的黑影却彷彿已經掠過了姑娘們的臉龐。

『大概是飛往卡緬斯克（Каменск），去炸浮橋……』

『或者是飛向米列洛伏（Миллерово）。』

『你還說——飛向米列洛伏！米列洛伏放棄了，難道昨天你沒有聽見戰報嗎？』

『反正一樣，戰事仍在南面一點進行。』

『我們怎麼辦呢，丫頭們？』姑娘們談論着，一面不自覺地重又傾聽着遠方砲轟的隆隆聲，似乎，砲轟越來越逼近她們了。

無論戰爭是怎樣的殘酷和可怕，無論它給人們所蒙受的損失和痛苦是多麼的慘重，青春和它的健康與生活的喜悅，和它的天真的善良的利己思想，它的愛情以及對於未來的夢想，却不肯也不會在共同的危險和痛苦後面看見自己的危險和痛苦，除非這種危險和痛苦會突然襲來並破壞它的幸福的步調。

鄔麗亞·葛洛摩娃（Уля Громова），華麗雅·費拉多娃（Валя Филатова），莎霞·龐達廖娃（Саша Бондарева）以及所有其餘的姑娘們都是今年春天才在畢爾伏馬伊斯基（Первомайский）^①礦場的十年制學校裏畢業了。

中學畢業——這在一個年青人的生活中不是一樁不甚重要的事件，而在戰時畢業中學——這更是一樁特殊的事件。

去年整個夏天，當戰爭開始的時候，高班的學生們，男孩子和女孩子們——正像還是這樣叫他們一樣——都在鄰近克拉斯諾頓（Краснодон）城的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裏，在礦洞裏，在伏羅希洛夫格勒的機車製造廠裏工作着，而一部份的學生則甚至到現在正造着坦克的史大林格勒（Сталинград）的曳引機廠去。

秋天的時候德國人侵入了頓巴斯，佔領了大岡洛格和頓河羅斯托夫

^① 畢爾伏馬伊斯基為畢爾伏馬伊卡的原名。

• 整個烏克蘭祇有一個伏羅希洛夫格勒州還沒有被德國人佔領，帶着部隊從基輔撤退的政府遷到了伏羅希洛夫格勒，而伏羅希洛夫格勒和前稱尤淑夫卡（Юзовка）的史大林諾（Сталино）的州機關現在都散佈在克拉斯諾頓。

直到深秋，當戰線在南方固定下來的時候，從那些被德國人佔領的頓巴斯區域裏來的人還是不斷的經過克拉斯諾頓，在街上踴躍着赤色的污泥，似乎，污泥由於人們在他們的靴子上從草原上帶來的緣故而變得愈來愈多了。學生們完全準備好隨同他們的學校撤退到薩拉多夫（Сара-тов）州去，但是撤退計劃取消了。德國人被遠遠阻在伏羅希洛夫格勒外面，頓河羅斯托夫也從德國人那裏奪回來了，冬天德國人在莫斯科城下遭受了大敗，紅軍的進攻開始了，人們希望一切還會好好的過去的。

學生們覺得很習慣，在克拉斯諾頓他們舒適的住宅裏，在屋頂是荊棘的標準的石頭小屋裏，在『畢爾伏馬伊卡』的農村小屋裏，甚至在『上海』的泥屋裏——在這些戰爭最初幾個星期中因父兄到前綫去而顯得空闊的小小的院宅裏現在住着、宿着、輪換着陌生人——新來的機關的工作人員，停下來休息或是開到前綫去的紅軍部隊的戰鬥員和指揮員。

他們學會了識別各種軍隊和軍人的稱號，武器的樣式，摩托自行車，運貨車和輕載車，自己的和戰利品的車子的牌子，並且眼睛一瞥就猜得出坦克的樣式——不僅在那個時候，當坦克在街道傍邊的什麼地方，在白楊的掩蔽下，在從鐵甲底下流出的灼熱的霧氣中重重地休息着的時候，而是當坦克像雷一樣在灰塵滾滾的伏羅希洛夫格勒的公路上馳駛的時候，當坦克在秋天的蜿蜒曲折的或是冬天的染着雪的朝西去的軍隊踏出來的路跡上滾的時候。

他們已經不僅根據外貌，即是根據聲音也能區別出自己的和德國的飛機，無論在給太陽晒得要熊熊發火的，或是因為塵土而變成紅色的，或是在密佈着繁星的，或是在漆黑的，疾捲着旋風的，像地獄裏的煤煙一樣的頓聶茨的天空裏都區別得出它們。

『這是我們的雅克^㉔，』他們鎮靜地說。

『瞧，密塞^㉕來了！……』

㉔ 雅克——指蘇聯雅柯夫列夫工程師所設計的飛機。

㉕ 密塞——為德國密塞斯密脫式飛機。

「這是「IO-87」在飛向羅斯托夫，」她們不經意地說。

他們習慣於在防空隊的隊伍裏守值夜班，那在礦洞裏，在學校和醫院的屋頂上肩頭上掛着防毒箱的值班，他們的心已經不會驚跳，當空氣由於遠方的轟炸而震抖起來，探照燈的光就像織絨綫的針一樣在遠方，在伏羅希洛夫格勒的夜空裏交叉着，而火燒的紅光時此時彼地在地平綫上升起的時候，當敵人的俯衝轟炸機在光天化日下突然從高空掉轉身來，怒吼着把燒夷彈傾向遠遠在草原上引成一綫的貨車縱隊，而過後還久久地用大砲和機關槍沿着那戰鬥員和馬匹像給汽輪的推進機碾開的水一樣由之向兩邊奔跑的公路轟擊的時候。

他們喜歡通向集體農場田野的遙遠的路程，喜歡草原上卡車上迎風儘着嗓子唱的歌曲，喜歡那一望無際的，在麥穗的重壓下顯得乏力的麥子中間的夏季收割運動，喜歡在夜的寂靜中在什麼地方麥殼堆裏的衷心的談話和突然的笑聲，喜歡在屋頂上的長久的不眠之夜，那時姑娘的熱燙的手掌一動也不動地一小時，兩小時，三小時的按貼在少年的毛茸茸的手上，朝霞罩在蒼白色的丘陵的上空，露珠在灰緋色的長有荊棘的屋頂，在紅色的番茄上閃着光，從捲起來的，像含羞草的花一樣的黃色的金合歡的秋葉上一直落向庭院的地上，發着萎謝的花草的根在潮濕的地上腐爛和遠方大火的煙霧的氣味，公雞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一般的的照舊啼叫着。

今年春天他們畢了業，同他們的教師和團體告了別，戰爭，彷彿它是等着他們一般，劈面向他們打了一個照會。

六月二十三日我們的軍隊朝哈科夫（Харьков）的方向退撤。七月二日在別爾戈羅德（Белгород）和伏爾昌斯克（Волчанск）的方向上同轉取攻勢的敵人進行戰鬥。七月三日，像晴天霹靂一般，在無線電中傳出了這樣的消息：我們的軍隊在八個月的防衛戰之後放棄了西伐斯托波爾（Севастополь）城。

史大里·奧斯柯爾（Старый Оскол），羅索希（Россошь），康傑米洛夫卡（Кантемировка），伏洛聶士（Воронеж）之西有戰事，伏洛聶士的入口處有戰事，七月十二日到了李希昌斯克（Лисичанск）。突然之間我們的撤退着的軍隊却湧過了克拉斯諾頓。

李希昌斯克——這已經是就在近旁的城市。李希昌斯克——這就是

說明天到伏羅希洛夫格勒，後天到這裏，到克拉斯諾頓和畢爾伏馬伊卡，到每一根小草都熟悉的，塵污的紫馨和丁香突出庭院的弄堂，到長着蘋果樹的祖父的小園子，到陰涼的，因避陽光而闢起百葉窗的農舍，那裏在門右面釘子上還掛着父親做工回來在到軍事委員部去以前掛上的礦場裏的工裝上身，到農舍裏，那裏母性的，溫暖的佈着血管的手把每一塊地板都洗得發光，把窗檻上的中國玫瑰澆上水，把桌子鋪上發着晒過的布的新鮮氣味的花檯布，——都可能有德國人進來！

在前綫寂靜的時期中，非常積極的，細心的，總是什麼都知道的，鬍鬚修得很潔淨的少校軍需們在城裏安頓得這樣的牢固，彷彿要過一輩子似的，他們說着快樂的諺語和主人們玩紙牌，他們在市場上購買腌冬瓜，他們高興地解釋着前綫的局勢，有時甚至不可惜把罐頭食物給主人做湯。在第一礦場內以高爾基命名的俱樂部裏和市立公園裏的以列寧命名的俱樂部裏總是轉動着許多少尉，跳舞的愛好家，高高興興的，你也不懂他們是善於交際呢，還是頑皮。少尉們時而在城裏出現，時而不見，但是總是有新的人到來，姑娘們對於他們的經常變換着的風吹日曬的剛勇的臉孔是這樣的習慣，彷彿他們全都同樣的是自己的人。

突然他們一下子一個都不看見了。

在維爾赫涅杜望那雅站——到了這裏，每一個從差遣中或是探望親戚中回來或是在高等學校課業完畢後回來度暑假的克拉斯諾頓人都會認為自己已經在家裏了，——在這一和平的小站維爾赫涅杜望那雅以及李哈雅·摩洛淑夫斯卡雅—史大林格勒鐵路的所有其他的小站上都堆集着機架，人，砲彈，汽車，食糧。

從那些給金合歡，小楓樹，白楊遮蔭着的小屋子的窗洞裏傳出了孩子和婦人的啼哭聲。那邊，母親在替同兒童院或是學校一起離開的嬰孩整備行裝，那邊，有人在送別子女，那邊，和自己的組織一起離開這城的父兄在同家人告別。而在某些護窗關得密不通風的小屋裏則籠罩着這樣的寂靜，簡直比母親的啼哭還要可怕，——屋子或是完全空着，或是祇有一個老太婆，她送別了全家，垂下了黝黑的雙手，一動也不動地坐在樓上，連哭都沒有力氣，心中懷着鐵的苦痛。

姑娘們清晨在遠方的砲轟聲下醒來，和父母爭吵着，——姑娘們勸父母立即離開而把她們單獨的留下來，而父母們則說，他們的一生已經

完了，共青女團員的姑娘們應當避開罪孽和災難，——她們忽忽地用完早餐，奔去逐個的打聽新聞。這樣，像鳥兒迷了羣一樣，她們給暑熱和驚恐弄得筋疲力盡，時而在一個女伴家裏的半暗的小屋子裏或是在小園子的蘋果樹下坐上幾小時，時而奔到溪邊的遮蔭的林中的峽谷，暗中預感到那她們甚至無論用心，無論用理智都不能了解的不幸。

瞧，這不幸爆發了。

『你瞧，伏羅希洛夫格勒已經放棄了，却不告訴我們，』一個矮小的，臉部寬闊，鼻子尖尖，頭髮光亮平滑，彷彿像貼着一樣，兩根短短的大胆的辮子翹向前面的姑娘尖聲的說道。

這個姑娘姓維麗柯娃（Вырикова），她的名字叫齊娜（Зина），但是從小在學校裏就沒有人叫她的名字，祇叫姓：維麗柯娃維麗柯娃。

『你怎麼可以發這樣的議論，維麗柯娃？沒有告訴我們——就是說還沒有放棄，』瑪雅·畢格里望諾娃（Майя Пегливанова），一個生來就像茨岡女一樣驚黑的美麗的黑眼睛的姑娘，說：接着自尊地緊閉起飽滿的好勝的下唇。

在學校裏，在今年春天畢業以前，瑪雅是共青團組織的書記，她慣於改正大家教育大家，總之她要一切都是準確的。

『我們早就知道你會講的一切了：「姑娘們，你們不知道辯證法！」』維麗柯娃說得這樣像瑪雅，以致所有的姑娘都笑了起來。『會告訴我們真情實事。你把口袋張大些吧！相信，相信，結果是喪失了信心！』維麗柯娃說，一面閃動着那對鬥雞眼，像甲蟲鼓起小角一樣威武地挺起她的辮向前面的尖尖的小辮子。『大概，又是羅斯托夫放棄了，我們連溜都沒有地方溜了。而他們自己却逃個乾淨！』維麗柯娃說，看來，她在重複她常常聽到的話。

『你的議論真出奇，維麗柯娃，』瑪雅竭力不抬高聲音，說道。『你怎麼能這樣說？你是一個共青女團員啊，你是一個少年先鋒隊的指導者啊！』

『你別理她，』蘇拉·杜勃洛維娜（Шура Дубровина），一個年紀大於其餘的人，頭髮像男子一樣剪得短短的，沒有眉毛，有點粗獷的『把口袋張得大些吧！』——意即你休想！

而光亮的眼睛使她的臉孔賦有奇怪的表情，沉默寡言的姑娘，說道。

蘇拉·杜勃洛維娜是哈科夫大學的女學生，去年，在哈科夫被德軍佔領以前，她逃到了在克拉斯諾頓的父親，一個鞋匠和馬具匠家裏來。她比其餘的姑娘要大四歲光景，但總和她們雜在一夥；她祕密地，處女式地戀愛着瑪雅·畢格里望諾娃，總是到處跟着瑪雅，『像線跟着針一樣，』姑娘們都這樣說。

『你別理她。如果她已經戴了這樣的帽子，你就別想使她改戴別種的帽子了①，』蘇拉·杜勃洛維娜對瑪雅說。

『整個夏天把我們趕去掘壕溝，在這件事情上化了多少的力氣，我還因此生了一個月的病，可是現在誰坐在這些壕溝裏呢？』矮小的維麗柯娃不聽瑪雅，逕自說着。『壕溝裏草都長起來了！難道不是事實嗎？』

瘦削的莎霞帶着做作的驚異表情聳了聳尖尖的肩頭，用睜得圓圓的眼睛望了望維麗柯娃，拖長着聲音口哨了一聲。

但是，顯然，並不僅僅是維麗柯娃所說的話，而是一般的情狀不明驅使姑娘們懷着病態的注意傾聽她的話。

『不，事實上局勢不是很可怕嗎？』胆怯地一會兒望望維麗柯娃，一會兒望望瑪雅的東妮亞·伊凡妮瑟娜（Тоня Иванкина），姑娘們中間最年青的一個，說，她很像一個長腿的大女孩，長着一個大鼻子，大耳朵後面梳着深栗色的髮髻。在她的眼裏閃着淚水。

從她的敬愛的大姊李麗亞（Лилия）——她戰爭一開始就到前線去做助理軍醫——在哈科夫方面的戰事中丟失得一無消息之後，東妮亞·伊凡妮瑟娜就覺得世界上的一切種種都是難以平復的，可怖的，她的憂鬱的眼睛總是濕潤潤的。

祇有鄔麗亞不參加姑娘們的談話，似乎她並不分有她們的激動。她解開了在河裏浸濕的長長的黑辮的尾端，壓出髮水，編起辮子，過了一會，交換着把水濕的雙腳伸向太陽光，低着頭站了好一會，彷彿在傾聽着自己一樣，她頭上的白百合是這樣的適配她的眼睛和頭髮，當腳晒乾了，鄔麗亞就用長長的手掌擦了擦在高高的骨露的腳背處晒得驚黑，而在下面彷彿包着一圈光亮的輪緣似的腳底，擦了擦腳指和腳趾，用一個敏捷的習慣的動作把腳塞進了鞋子。

① 意即一個人的性格不能改變。